

保罗·霍尔特侦探小说



画中疑云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画中疑云 / (法) 霍尔特著; 王琢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133 - 0305 - 7

I. ①画… II. ①霍…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①I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8585 号

L'IMAGE TROUBLE by PAUL HALTER

Copyright © PAUL HALTER ET LIBRAIRIE DES CHAMPS - ELYSEES, 1995

AND © PAUL HALTER 2010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画中疑云

(法) 保罗·霍尔特 著; 王琢 译

策划编辑: 邹 璠

责任编辑: 韦 舰

装帧设计: 邹 璠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 × 1230 1/32

印 张: 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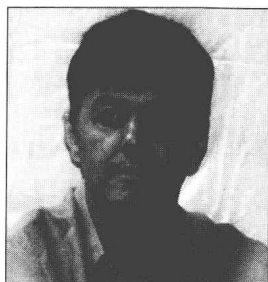
字 数: 104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3 - 0305 - 7

定 价: 23.00 元

午夜文库



保罗·霍尔特 Paul Halter (1956—)

当代法国侦探小说作家，硕果仅存的坚持本格侦探小说创作的欧美作家，被誉为“黄金时代侦探小说最后的捍卫者”。

霍尔特一九五六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省的阿格诺。一九八七年以《第四扇门》一书获得干邑侦探小说奖而正式出道。之后陆续创作以“阿兰·图威斯特博士”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及其他系列作品，代表作有《第七重解答》、《达特穆尔的恶魔》、《恶狼之夜》等。霍尔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不可能犯罪的正统解谜之作，以密室、不在场证明、足迹消失等核心诡计为卖点，凭借异想天开的构思、缜密的逻辑推导以及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解答征服了广大读者，成为当代欧美侦探小说家中最为“古典”、“另类”的一位，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本格侦探小说的领军人物。

主要人物

当代情节部分

约翰·布瑞德 受到照片困扰的年轻人。

安德里娅·布瑞德 约翰美貌迷人的妻子。

格雷汉姆·莫里斯 神秘的旧货商人，热衷于催眠术。

吉迪恩·布瑞德先生和太太 约翰的养父母。

戴维·布瑞德 吉迪恩先生和太太的儿子。

查尔斯·哈默 约翰和安德里娅的邻居，园艺爱好者。

梅林先生 约翰和安德里娅的另一位邻居。

史蒂夫·萨利文 警官。

邪恶的“硫酸浴缸恶魔”

另一个时代的情节部分

乔纳斯·雅各布 在凶残的谋杀案之后消失的年轻人。

保拉 一个总是惦记着乔纳斯·雅各布的漂亮姑娘。

杰克·亚特摩尔 神秘的看相师。

吉迪恩·雅各布先生和已故的夫人阿梅利亚·雅各布 乔纳斯和亚当的父母。

亚当·雅各布 乔纳斯的兄弟，喜欢女人、酒精和赌马。

查尔斯·哈曼 爱丽丝公主酒馆的经营者。

沃尔特·多诺万 警官。

序幕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清晨时分，一辆汽车缓缓地穿过位于埃塞克斯的贾尔斯雅德村。车速再次放慢，然后停在一个破旧的仓库前面。风势强劲，预示着一个阴雨天即将到来。他们面前的建筑同样阴郁，在摇摇欲坠的围墙上方，旧房子的砖制山墙露了出来。

车子停住，走出四名乘客，脸色阴沉。其中两人穿着警员的制服，也相对年轻；年长者包括苏格兰场的阿彻巴尔德·赫斯特督察，他脸色红润，身材敦实，已经有六十多岁；另一位是督察的朋友，犯罪学专家图威斯特博士。他更加年长，但是动作比督察敏捷。

督察没有说话，只是努了一下嘴，他的一名下属立刻去开仓库的门，而且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轻点儿，不要出声，约翰逊……”督察嘟囔着，“村民们还在睡大觉。”

四个人穿过了一个夯土的庭院，走到一个小建筑前面，那房子

的侧面还有一个棚子，里面堆放着木料。

督察再次努嘴。年轻的约翰逊用灵巧的手打开了房门，不过这次费了点儿力气，因为门上有一个大号挂锁。

这个破破烂烂的仓库只有一个房间，四周是刷着白石灰的墙壁，乍一看没有任何特别之处。油漆桶、旧瓶子、破布和各式各样的工具堆放在里面。不过仓库的一角有一个裹着草绳的大瓮——那种通常用来存放危险化学品的容器——立刻引起了督察的注意。房间里还有一个箱子，里面只有橡胶围裙、一双橡胶手套，还有防毒面具和一个轻便的手泵。

回到院子里，他们又在棚屋的木料堆后面发现了四个大号金属桶，都有严重腐蚀的痕迹。

“我想我们找对了。”督察气哼哼地瞪着那些斑驳的金属桶。

约翰逊用食指弹了弹金属桶，发现是空的。他刚想报告这个发现，图威斯特博士用手指向遭到黑霉侵蚀的土地的一角，那里的地面似乎特别泥泞。

“不用找了，肯定是倒在那里。”

在这个雾蒙蒙的四月早晨，光线本就苍白，而赫斯特督察的脸色更加惨淡。

“约翰逊、史密斯，”督察发话了，“你们最好去找人帮忙。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经查到了罪犯的痕迹……他的罪行中又多了一具尸体。”

两位警员离开之后，督察又对他的朋友说：“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现场重构。他先是把受害者切成小块，然后放进金属桶，再用硫酸浸泡——硫酸来自仓库里面的大瓮。他的工具是手泵，当然还有橡胶手套、围裙和防毒面具。等硫酸完全发挥作用后，那些可怕的

残液就被倾倒在院子的角落里……就在那边。这太恐怖了……我们眼前只剩下……”

督察说不下去了，眼睛盯着角落里异样的泥浆，过了几秒钟又说：“图威斯特，我向你保证，这将是接手我的最后一个案子。说老实话，能够离开这个见鬼的职业，我一点儿也不后悔。”然后他又转向他的朋友，“不过，老朋友，似乎你也感到厌倦了。是因为调查而疲惫不堪吗？这一次你不打算助我一臂之力？我觉得你向我隐瞒了什么……”

年迈的博士点了点头，显得有些沮丧。“是的，我有一些想法。不过希望非常渺茫，非常荒谬……所以我现在不想说。”

第一章

坐在头等车厢里，我透过车窗观察着站台上匆忙经过的旅客，等待着发车的哨声和随之而来的晃动。在下午这个时候，查林十字火车站总是人头攒动，今天也不例外。

平平常常的一天？当然不是。首先，在不到四十八小时的时间里，气温持续飙升。阳光明晃晃地照着火车站的玻璃顶棚，闷热得令人无法忍受。乘客的脸上写满疲惫，甚至他们的行李箱也显得更加沉重。我暗自偷笑，因为我的行李仅仅是座位下面的一个公文包，包里四分之三的地方都是空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也只不过是两三张纸和一些报纸。

不同寻常的并不仅仅是温度计水银柱的高度。一九五九年春季即将结束的时候，这样的温度确实异常，但在几个小时之前，我在沙夫茨伯里大街的书店里还遇到了更离奇的事情。

你是否曾经有这种感觉：某些事情让你突然喉头发紧，浑身起

鸡皮疙瘩，甚至感到视线模糊？有时候恐惧会让人——尤其是那些非常胆小的人——有这种感觉。幸福也可能制造同样的效果。我所说的可能是一生中非常罕见的欢愉，在几秒钟的时间里你被幸福感彻底淹没，感觉四肢和精神都麻痹了；还有可能是悲伤、难过，真正让人痛心疾首的事件——比如说失去亲近的人，那种“缺了他一个，整个世界都变得荒凉”的感受；还有罪犯被当场抓获的感觉：浑身爆热，气血翻涌。您肯定曾经有类似的体验，就像其他平常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会被强烈的感情所冲击。

今天下午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情绪非常激动。不过跟上面提到的情况有所不同：我无法分辨出那种情绪的性质。惊恐？幸福？怀旧？负罪感？我说不清楚。

导致我情绪激动的原因同样不同寻常：一本书的封面。普普通通的封面，实际上只是一张照片。书店里面有好几名顾客，多数都在查看书架上的书脊，或者是被特意摆在外面展示的小说。没有人对那本书表现出丝毫兴趣。而我完全不同，第一眼看到它，我就产生了离奇的情绪，仔细察看之后，我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最离奇的是，那张照片上的场景相当平常：一条街道、几栋房子……就这么多！

车厢突然晃动，我似乎并没有听到哨声。和我待在同一个车厢里面的上了年纪的女人好像也同样吃惊。她垂下头，和我的目光相遇。她刚才是不是在观察我？我几乎能够确信。她装作盯着手上的毛线活，可是刚才毛线活差点从她手上掉出去，证明了她并没有专心编织。

可是为什么最近总有人窥探我？已经有好几天了，我有强烈的感觉——有人在暗中观察我，还有人在跟踪我。尽管无法分辨出到

底是谁，我能够肯定有人在盯梢。我想了想，断定不可能是面前的这个女人，她岁数不小，不可能跟上我敏捷的步伐。我又仔细地观察，觉得她是一位和善的老奶奶，似乎并不比此刻的我更加可疑。我刚才的判断有失偏颇，也许是因为最近过于疑神疑鬼。

火车离开了查林十字火车站，车轮碾压铁轨的声音逐渐变得有规律。越来越均匀的节奏……车厢里的空气仍然滞闷，我闭上了眼睛……

为什么那张照片能够让我如此心神不宁？真是太离奇了……为什么我无法分辨清楚到底是哪一种感情？真是太离奇了……

一张普普通通的照片，而且显然是很久之前的作品。相纸的颗粒粗糙，里面好像有一辆双轮运货马车——现在已经见不到这种东西了。而且照片里的人物衣着……

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道、一排寒酸的砖制房子、一个小店铺，店铺的主人站在门口，周围还有几个人。能够看到远处的双轮运货马车，还有一个十字路口。晴朗的天空被房顶的烟囱遮挡住了一部分。拍照的时间应该是上午，某个春天的早晨。不对，这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时间背景，从照片上不可能判断出是春天。

最初的激动情绪过后，我才注意到那本书的标题是《小庄园里的贵妇人》，可是这个书名对我毫无帮助。我匆匆地翻看书籍的内容，一个平庸的爱情故事，同样对我毫无帮助。

让我心神不宁的仅仅是那张封皮上的照片，就是一张照片。我开始感到后悔，刚才应该买一本。可恶的照片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存在。明天回到伦敦，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次拜访那家书店。我必须搞清楚，必须找个机会不受干扰地仔细检查那张照片。

在剩下的旅途中，我试图在头脑中记录那张照片的每一个细节，但是郁闷地发现那张照片的影像已经开始模糊。

四十五分钟之后，火车停在了夏普维克站。

我和安德里娅在夏普维克村定居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也就是我们婚礼之后的三个月。我们相识的时间也不长，仅仅是婚礼之前的七个星期。我知道有些人会感到惊诧，不仅仅是我们结成伴侣的速度，还有我对妻子最迷恋的部分——她小巧的脖子，线条迷人，上面支撑着精致的面庞，眼光既温柔又坚定。

她给人一种奇妙的平衡感，温柔而精力充沛。她的棕色头发剪得很短，像个假小子；不过她的蓝色大眼睛和其他外貌特征都尽显女性本色。她二十六岁，我比她年长两岁，而且我可以自谦地补充说，她似乎非常幸福。

我们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能够比夏普维克村更加平静宜人。我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小村子，同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栋房子。

“约翰，快看那栋房子，正在出售，可以立即入住！”在她成为布瑞德太太前几天，我们开着车在附近转悠，安德里娅突然嚷道：“快停车！”

那是一栋古老的建筑，非常宽敞，线条古朴，保养良好。石板砖缝隙并没有青苔，洁白的窗框证明最近粉刷过。房子面向街道，能够看到整个正面。建筑前面有一片草坪，周围是修剪整齐的矮黄杨树，背面是法式落地窗，外面就是一个相当宽阔的果园，在果园的尽头侧面还有小小的花园，中间隐藏着一个爬满绿色植物的小砖房，一个理想的休憩场所。

“看起来不错，”匆匆一瞥之后我回答，“不过对我们两个人来

说有点大，你不觉得吗？”

“可是约翰，别墅永远都不会显得大，所有的人都这么说！”

“好吧……还有价格的问题，外面的牌子并没有标明房价。你看看四周，它几乎是周围最漂亮的房子！你以为这种房子会便宜吗？”

我并没有猜错。我甚至可以补充说它的价格相当吓人——那位房东明白我们已经动心。幸运的是，我的财政能力还能够应付。

股票交易员，应该收入丰厚，对吗？可是我的真正收益来源和股票交易所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向安德里娅和其他人介绍的职业就是股票交易员。另外我不得不承认，她最近越来越关心我的职业问题。

“约翰，你总可以给我留一个电话号码！你每天早早出门，很晚才回来……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根本无法知道！”

“但是我们家里根本没有电话！”

“我可以去邮局给你打电话……”

“亲爱的，我通常都在伦敦活动，但是很少在同一个地点。还有，正如我最初就告诉过你的，我的职业要求保持低调……”

“我甚至不知道你为哪家银行工作！”

“问题就在这里——我并不是为某家特定的银行工作……行了，安德里娅，不要忧心忡忡！我所从事的职业绝对正派！”

“如果真的那么正派……”

“安德里娅，你怎么能这样怀疑我？”

“从我的角度考虑一下……”

“我的报酬丰厚，挣的都是干净钱，我们在一起很幸福……好了好了，没有必要纠缠这些。另外你已经答应过不再问这些问题，

你忘了吗？我在某个领域工作……非常特别，需要特别谨慎！”

我并没有撒谎，我的职业确实要求谨慎小心。除了这个小小的问题，我们的婚姻生活相当美满，没有一丝阴云。安德里娅非常喜欢夏普维克村，能够专心地搞园艺花卉——那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当然了，那些比较繁重的工作都交给本地的园丁。安德里娅主要负责位于小棚屋旁边的小花园，我们相信那里“不久就会成为花红草绿的世外桃源”。

安德里娅性格随和，立刻就交上了很多朋友。查尔斯·哈默是住在西侧的邻居，对安德里娅特别热情。只要她一踏进花园，哈默先生就会像被魔法驱使一样出现在栅栏的另一侧。他特别喜欢提供园艺方面的建议和咨询，总是滔滔不绝。说实话，他确实有两下子，而且他多数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他是个略显可笑的小个子男人，应该五十出头，总是戴着一顶草帽——下面必定没有几根头发。他靠军队的抚恤金生活，因为健康原因而离开军队，不过表面看起来倒是精力充沛。我并不认为他是“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反而觉得他很有趣。他经常向安德里娅赠送新品花卉，每次看到她满载而归我都会调侃一番。而住在东边的邻居梅林先生就比较低调。他的岁数也不小了，又高又瘦，和蔼可亲，不过我们对他所知甚少。他在这里定居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实夏普维克村的新居民还不少。在梅林先生到达之前，有一位莫里斯先生在杂货店旁边开了一家旧货店。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有点儿古怪。夏普维克村并不算小村子，大概有一千户人家，住着不少退休的老人，也有相应的商业设施。可是我认为旧货店在这里根本没有市场，何况这里并没有多少游客经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和他正式交谈过，但我已经觉得他不同寻常。他留着尖尖的黑色胡须，很难判断真实年龄，只能说已经超过

四十岁。另外当我经过他的商店的时候，我感觉他用眼角余光偷偷看我。还有一次从伦敦回来的时候，我在查林十字车站的站台上看到他。他假装没有看到我，但是他肯定和我乘坐了同一班火车。

教堂的钟楼敲响了六点钟，我正好走过他的商店门口。那是一个小得可怜的旧家具商店，勉强摆放着一个五斗橱、两三张扶手椅、几件小玩意儿，还有他微微弓着的身影。我提着公文包，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商店橱窗上布满灰尘，我只能勉强看到他的身影，不过我能够确定他并没有朝我的方向看。可是我总有被窥探的感觉。

几分钟之后，我看到了我们的房子。我加快了脚步，满头大汗。在一道树篱上方出现了哈默先生的脑袋，还有和他形影不离的草帽。我故意不朝他的方向看，如果和他打个招呼就会被拉住聊天，至少要一刻钟。此刻我只有一个愿望：回到我的家里，舒舒服服地坐下，再来一杯清凉的饮料。想到安德里娅，我又开始猜测，她对于我的神秘照片会有什么想法？

她很可能重复我曾经自问的各种问题，然后被我逐一反驳。

“照片上是否有某个人的相貌和我失去的亲近的人的相貌相似？”

照片上没有哪个人和我的熟人相似。实际上，照片上的面孔根本分辨不清楚。

“那是一张古老的照片。是否和我童年的记忆有关系？”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那张照片上面的场景应该比我出生的年代早很多。

“是不是某一栋房子，或者是那条街道，让我联想到某个场所？”

并非不可能。那张照片上面的街道应该就是伦敦的某个街区，可是我实在想不出哪个具体的街区与之特别相近。

“那是一张古老的照片，表现的是一个并不久远但是已经消失

的时代。也许激起了我的某种怀旧情绪？”

怀旧情绪？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相当敏感。可是坦白地说，我不相信自己会因为一张普通的照片而如此动情。

“也许那张照片唤醒了某些自己没有察觉的潜意识？”

那能是什么？

“某些潜意识，而且非常久远……”

第二章

近在咫尺的教堂钟楼敲响了晚间十点钟。查尔斯·哈曼把马车停在了爱丽丝公主酒馆前面。酒馆的玻璃窗里面没有透出灯光，无法照亮前面的街道。唯一的光源来自街道另一侧的煤气街灯，酒馆的标志牌上面的金色字母也失去了光泽。街道上一片宁静，只有小马的鼻息声和马蹄敲打地面的声音。查尔斯·哈曼绝对不愿意让自己的酒馆陷入黑暗，可是没有办法，今天是被迫关门——因为没有酒水可卖。他的供货商没有按时送货，查尔斯被迫自己做搬运工。更加倒霉的是，走在半路上他的马车掉了一个轮子。他花了不少时间修理马车，不过他的货物安然无恙，这简直是奇迹。他又回头看了一眼，所有的酒桶都完好无损，他放心了。真算得上奇迹。现在他只需把酒桶卸下来。在这种街区，他可不敢把货物留在外面等到天亮。

他爬下马车，向四周观望了几秒钟。今夜十分凉爽，甚至过于